

1939年9月13日，
據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報告：
日軍已經佔據中國12省521縣。
數百年來，還沒有一場戰爭
像抗日戰爭這樣波及整個中國。
1600萬中國人
被迫踏上西遷的漫漫長路。
在這個龐大的遷徙隊伍裡，
有城市居民，有工廠主、商人、
政府職員、教師和大學生，
他們的目的地是
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和甘肅。
「已見鄉關淪水火，
更堪江海逐風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
暮雁聲低切切催」。
在千千萬萬逃難的人群中，
作家老舍是其中之一，
他所寫的《流亡詩》記錄了
離別妻子兒女時的心情。
為了躲避戰火，
年輕的母親張允和先後輾轉飄泊
蘇州、合肥、漢口、重慶等十幾個城市，
而相片右側
這位天真可愛的小女兒，
卻永遠倒在那逃亡的路途中。
絕大部分的農民則留在敵佔區，
等待他們的是刺刀的寒光
和驚恐不安的日子。
這是最有忍耐力的群體。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
贏得農民就將贏得勝利。
西遷的人流，許多都湧到了四川。
到1939年初，
重慶的人口猛增了兩倍，超過45萬。
戰前花三、四元就能租到的房子，
現在漲到了20元。
遷徙者來勢如潮，
四川人反而成了少數。
在這裡，人們學會了
忍受重慶寒冷潮濕的嚴冬，

悶熱難當的酷暑。
來自沿海的人們
給封閉的內地帶來了衝擊，
活躍了重慶、桂林、昆明等地的
文化生活，
使得大後方抗日救亡運動，
開展得有聲有色。
位於重慶市中心的國泰大戲院，
當年天天爆滿，座無虛席。
在這裡，人們可以看到郭沫若、
陳白塵、宋之的創作的話劇，
可以欣賞到著名演員
白楊、金山、張瑞芳等人的精湛演技。
戰爭使中國文化教育
遭受到空前的劫難，
百分之八十七的大、中院校
無法按時就地開學。
但戰爭並沒有打斷中國的教育，
五十二所高校遷到後方復學。
北京、清華、南開三所大學
合併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
楊振寧、李政道就畢業於這所學校。
那個時期，
絕大多數師生穿的是補丁衣服，
吃的是粗茶淡飯，
住的是簡易的草房子。
在艱苦的環境中，
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馮友蘭的《新理學》、
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
均已脫稿。
梁思成也寫成了
我國第一部《中國建築史》。
目睹了國難深痛的蔣兆和
則創作了一幅國畫長卷，
這就是至今令人心悸不已的
《流民圖》。